

儒宗論淺注

卷下



辨陽明病脈證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蓋以陽氣為陽明之本氣燥氣盛於上則胃家實於內一言以蔽之曰陽明證之提綱後稱陽明證三字俱有胃家實在內胃家實言以手按胃中實硬也如大陷胸證按之石硬即名實就施子政證按之心下濡即名虛煩夫心下俱以濡硬分虛實何獨胃中不以濡硬分虛實乎此說與柯韻伯之論相表裏雖非正解亦可存參

問曰何緣得太陽陽明病答曰取陽之津液從胃水穀而生患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皆亡胃中津液胃中津液而乾燥其陽未解因轉屬於陽明其不更衣腸內之實胃內既大便必難通而塞者此名太陽轉陽明也此一節承上章太陽陽明病而言也然重申胃家實之旨是陽明病總綱

上節為一內一外之總綱問曰有諸中者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胃熱之外見者肌肉之中蒸蒸然熱達於外名曰身熱與太陽之邪熱不同也表裏熱已反惡熱也只因有胃家實之病邪即見熱或汗出之病證不同也表裏熱已反惡熱之病情內外俱備方是陽明之的證此承上文不惡寒反惡熱而言也但上文言陽明自內達外之表證此言風寒外入之表證

問曰身熱不惡寒既得病有始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寒及邪既入於肌肉之分即從熱化雖得之一日不待解惡寒將自罷燥氣即自汗出而惡熱也此陽明之的證此承上文不惡寒反惡熱而言也但上文言陽明自內達外之表證此言風寒外入之表證

問曰：陽明病未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與他經不居中土也。中土萬物所歸，故凡表寒裏熱之邪無所不歸。無所復傳於太陽。其始雖顧惡寒，而二日為陽明主氣之期，正傳而邪亦傳正，所以為陽明病極也。此

復設問答以明惡寒自罷之故，並指出胄家實之根也。

過汗亡津液而轉屬陽明者固多，而汗出不徹或不因發汗者亦有轉屬之證。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則其太陽標熱之氣不能隨汗而出，不徹與不因發汗者亦有轉屬之證。轉屬陽明也。此外傷寒發熱無汗，其時即伏胃膈，不能食，不因發汗而反汗出，濶濶然者，水液外泄，則是轉屬陽明證。上文歷言陽明本經之自為病，此復申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義。除過汗亡津液外，又有此汗出不徹而轉屬不因發汗而轉屬合常變而並言之也。

三日為少陽主氣之期，病宜乘其氣而樞轉外出矣。今傷寒三日現陽明證，脈大為邪歸中土無所復傳是不能從少陽之樞而解也。（述）自此以上六節論陽明之氣主表而外合太陽主裏而內關津液之義也。按此即高士宗所謂讀論者因證而識正氣之出入，因治而知經脈之循行，則取之有本用之無窮矣。

陽明與太陰正氣相為傷寒，陽脈大浮而緩，陽明身手足自溫，是為病不在繫在太陰太陰者，濕身當發黃，表裏邪氣亦交相為傷寒。明脈今浮而緩，熱今止，則陽明主氣之期遂移其所，若小便自利者，以陽熱得以下泄故，不能發黃至七日已過為八日，值陽明胃脉則陽乾，其大便無有硬者，此為陽明也。此節合下節明陽明與太陰相表裏之義也。

傷寒陰而轉繫陽明者，其人硬而便濶，然微汗出也。此承上節而補言陽明之汗出，即上章所云外證俱在其中矣。

陽明不特與太陰表裏，而且與太陽少陽相合。陽明中風涉於少陽之熱化，而陽明脈本浮大，以脈象浮中不見繫，浮者之脉宜從汗以解之，若誤下之，陽邪內陷，則中止不腹，增滿少陽之三焦，不便難之新也。此言陽明之氣不特與太陰為表裏，抑且中合於少陽，外合於太陽也。陽明本經自病，未曾久留太陽，自為風寒，自為陽明之氣也。不能食名中寒，以風能鼓動，則為食滿等證，雖惡食者，亦歸於不能食矣。此一節以食而辨風寒之氣，即以食而驗陽明之胃氣，因正而辨邪，因邪而識正，善讀者能會心於文字之外，則得矣。

試論陽明病若中寒，當寒過甚不得本氣燥不能食水，小便不利，陽虛而津液外泄故手足濶然汗出此欲作便固而欲作大瘕，燥氣用事必大便初硬寒氣用後半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能別故也。此言陽明中寒也。仍不固泄而仍不瘕用事必大便初硬事而後半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能別故也。此言陽明中寒也。試論陽明中風病胃為陽土風為陽邪飲食即此可以定其為中風矣然病中風陽明之風病兩陽相得故初病時欲食在陽明小便當利大便當硬今小便反不利大便反自調入於胃中但不得少陰之癸水以相合也少陰主骨節而不能上合於陽明故主骨節合於筋肉之間翁翁如有熱狀似此陽不遇陰冤然煩躁發狂濶然汗出而解者此少陰水氣之陰不勝陽穀神之氣兩不相敵者忽與作汗而共并即戰慄汗脈若轉遲則愈蓋以繁則復而陽氣平矣。此言陽明中風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蓋陽明旺於申酉病氣得天時之助也然此言陽明之表證從微汗而解若胃家實之證值旺時更見發狂譫語矣此言陽明欲解之時作一小結也。

陽明病難以胃家實為大綱而陽明病能食今不能食可知其胃氣實則不得食之虛矣醫者反攻其熱復傷胃其人必嘔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此胃氣存亡之間頭以其人氣本虛故攻其熱必嘔此一節言陽明中氣虛寒之為病也。

胃氣虛則不能陽明病脈宜大遲是經脈不能運氣於胃也內經云食氣入胃渴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食難用猶於經脉而反遲經可知食氣散於各經之中自不厭其飽若不能散止留滯於胃故食難用飽則脈流於經所以微煩不但此也且不頭眩不能循循而頭眩經上下不行則留滯於中為腹滿此欲作穀疸黃疸雖已下之而腹滿如故所以然者淫精於經脈脈遲故也此一節言食氣入胃胃氣不能淫精於經脈也。

胃氣虛則不能陽明病法當多汗今反無汗其身瘡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胃久虛不能輸精於皮毛也。此一節言胃氣虛不能輸精於皮毛也。

氣於胃胃虛皮毛經脈俱無所稟矣。此一節言胃氣虛不能輸精於皮毛也。

陽明居中上主灌漑於上下內外陽明病汗而反覺無汗而小便利水液下行也至二期以及三日數但覺嘔而欬即內經所謂邪中於手足厥者脈循髮際至頭顱陽明寒氣牽連正氣而上逆故頭不痛此節言陽明之氣合寒氣而上逆於頭不能既灌於四旁也凡言邪即以言正言正即以言邪為讀仲師書第一要法余於數節必重申之不厭於複也。此章凡四節論陽明居中主灌於上下內外四旁也。

再言中風陽明病其證不然但頭目眩此證不在陽明提綱之內且有陽不惡寒知病屬陽明而不屬陰經矣故氣逆於上陽明病他證無論吾即能食知為陽明胃熱而非陽明胃寒而發欲其人必咽痛若熱不上于不欲者咽亦不痛此一節言陽明

之氣合風熱而上逆於咽不得流通於下也程扶生云陰邪下利故無汗而小便利風邪上行故不惡寒而頭脣寒則嘔不能食風則能食寒則頭痛風則咽痛是風寒入胃之辨也按雖本草之意不重在此而亦不可不知

欲出於肺當云喉嚨痛今胃熱甚則咽痛二者相連氣必相侵

更有體於中主若誤陽明病其氣不能外透於皮毛則無汗不下輸於小便不利心中懊惓者

中土鬱而成熱熱氣為煩也鬱於中即現於外身必發黃

此節合

火更益其熱陽明病以火強迫其汗熱耶被火不外越但上攻於額上而微汗出又不得下小便不利者渴亦相搏必發黃此節即上節所言發黃之證借被火以言其更甚也凡誤服羌獨荆防及靈桂烏附之類皆以被火

概之陽明之脈起於鼻行髮際至額頤

陽明原主病今診脈浮而緊者仍見太陽表實無汗之脈陽明被太陽之火乘其所旺而兼之微汗出又不得下小便不利者渴浮而不者是見太陽表虛自汗之脈陽明被太陽之風邪外侵則陽氣盡浮於表及臥而陰血歸肝之頃兩不相顧必為浮盪而汗出述此二節言陽明主裏復外合於表氣內通於經脈復還於胃中也

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陽明之病其口無不燥若熱止在齒中還出挾口今乾熱甚則逼此必發効此言陽明之津液通於經脈而為効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之外病已差而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也津液為以發亡其津液胃中乾燥故今大便硬今姑不問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汗出本日小便日三四行今煩之於微日止再行故知大便不久自出以大小便皆胃府津液之所施也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復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此胃府實大便硬亦有不此言陽明之津液復還於胃中也

湯明證既知有不必下者傷寒嘔多為陽明胃氣之雖有陽明燥熱證切不可攻之此一節言胃氣虛者不可下也

述

陽明有胃氣有悍氣有燥氣胃氣者柔和之氣也悍氣者慄慄滑利別走陽明者也燥氣者燥金之氣也

病在悍氣者可攻病在燥氣者可攻病在胃氣者不可攻病在燥氣而胃氣虛者亦不可攻故此三節俱言不可攻也按師言其不可非坐視而不救也必有所以可者在正面旁面對面皆可以悟其治法若常器之補亡論必處處補出方治無論其搔不著癢也即有偶合之處反令爲飛魚躍水流花放活潑文章俱成糟粕長洲汪苓友多宗其說何其陋歟

陽明病外有身熱自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便知其內爲胃家實之證但胃家實只指不下利而言務宜活看亦知其實處即是虛處若心下硬滿者止在心下尚未及腹止是硬虛胃無所仰不可攻之若攻之則穀氣盡利遂不止者死其利能止者是其人胃氣尚在猶虛硬虛滿誤攻之而胃氣敗利亦不留故愈此一節言虛而假實者不可下也受業薛步雲按心下爲陽明之膈膈實者腹必虛氣從虛開是陽明假實證攻之是爲重虛內經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以陽明病通面令見赤色爲陽氣怫鬱於表不可攻之若攻之耗熱不得越故者亦色黃內經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以三焦主腠理膀胱應毛今鬱熱在表三焦失其決瀆之官膀胱失其氣化之職小便不利爲發黃也此一節言外實內虛者不可下也

不可攻者既明而可攻者更不可以不講陽明病不吐不下可知其胃氣不虛也心煩者以胃絡上通於心陽明之證也胃氣雖曰不虛却是不和可與調胃承氣湯以和此一節言陽明胃府不和宜與調胃承氣也述此三節皆言可攻之證而又以明二承氣之各有所主也陽明病脈遲爲陽邪入於裏陰然止言脉猶不足憑也必以汗出爲陽熱之內蒸而表未罷不惡寒者定其表證表證已罷尤當再驗其裏證陽明主肌肉邪其身必重礙郁結於中必短氣腹滿難以下通而爲喘此已屬大承氣證在表陽則身輕易以轉側若入於裏陰則爲潮熱知其熱邪盡入於胃乃可以指其實在曰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又必通身熱蒸之汗變爲手足微熱然之汗熱與汗俱絶止人雖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不惡寒而其熱不潮爲胃未全實未可與大承氣湯若其腹大滿大不通者凡不見潮止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去皮半斤矣

枳實五枚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

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武陵陳氏方云名承氣殆即亢則害承乃制之義乎亢極反兼勝己之化承者以下承上也夫天地一理萬物一氣故寒極生熱熱極生寒物窮則變未有亢極而不變者傷寒邪熱入胃津液耗真陰虛陽勝陰病所謂陽勝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急以苦寒勝熱之劑救將絕之陰渴亢盛之陽承氣所以有挽回造化之功也然不言承亢而言承氣何哉夫寒熱流轉不過一氣之變遷而已用藥制方彼氣機之不可變者力難矯之亦第就氣機之必變者而一承之耳設其氣有陽無陰一亢而不可復則為脈澀直視喘滿者死何則以其氣機已絕更無可承之氣也由是言之聖人雖盡人工之妙止合乎天運之常耳不云承氣而云何按陳氏此註必須熟讀。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二兩炙  
去皮

枳實三枚大  
者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

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商合海〕水無病之人亦日有潮但不陽明病其有潮熱又大便微硬者方可與大承氣湯若大便不硬者即不可與之切勿使以潮熱為可攻也若人不大便已六七日有燥屎與否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下轉而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以大攻之若不轉失氣者為胃氣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謂胃氣必脹滿不能食也試觀胃虛欲飲水者與水則噦而言之不宜於胃而況攻下乎推其後復發潮熱者必大便復硬但溏者既硬而甚少也〔止煩〕以小承氣湯和之然亦必須轉失氣者并小承氣氣以再投若仍不轉失氣者且難再投慎不可〔選用大承氣以安〕攻也此言大承氣行便硬小承氣行燥屎各有所主而胃氣虛者慎不可攻也

〔陽明〕譜語其中有虛實之不同生死之各異者不可不知夫陽明實則語皆狂譜語虛則聆其所語如鄭國之聲鄭聲鄭聲即重語也蓋譜語原而氣入藏以致精氣不榮於目至直視而譜語則危矣〔脾肺不交血死及下利者脾腎不固而氣脫於下亦主死此章統論譜語各證之治法也譜語之時聆其聲有不正之聲輕微重複之語即是鄭聲註家分而為兩皆相沿之誤也故止首節提出鄭聲而後無鄭聲之證

有亡陽而譖語者汗為發汗多虛矣。若重發汗者心液為陰陰虛於內則心主亡其陽則神氣離散而亡於外矣。其亦昏而譖語脈乃脈短者氣絕故死。若脈不短自和者病雖不死此言亡陽譖語也。

據亦

有亡陰而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其陰液亡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於十餘日陽明旺於申酉之間其時名為日晡所邪氣隨發潮熱且全顯出本來不惡寒且熱甚神昏無獨語無所如見鬼狀若劇者神識不發則不識人陽奔於外而躁擾故循衣摸牀陰於內而無惕而不安陽脫於微喘精不榮直視此陽熱甚而陰液亡其生死只在一脈弦者為陰氣實而陽氣虛者未絕可生血若脈濶者為陰血而苟病微者無以上已竭必死勢尚微者之劇證但見發熱譖語者以大承氣湯主之若一眼利即止後服蓋以大承氣用之得當可以養陰不當亦所以亡陰也可不慎歟此言亡陰譖語也按柯氏云吐下後不解病有微劇之分微者是邪氣實當以下解劇者邪正交爭當以脈斷其死生弦者是氣實不失為下證故生濶者是正氣虛不可更下故死生死二字從治病者看出又是

一解却是正解

有亡津液陽明燥熱之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致胃中乾燥大便必硬硬則和而譖語以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譖語止更莫復服此言亡津液而譖語也

辨當專辨其脉陽明病作譖語有虛有實若發潮熱脈滑而疾者此陽明裏實也以小承氣湯主之然服之因其證為後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設明日不大便脈反變滑微濶者微則氣衰澀而利血少此法為難治熱邪雖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此以脈而辨譖語之虛實前欲與大承氣以小承氣為法今欲與小承氣即以小承氣先與為試法可見古人之謹慎如此按柯氏云勢若不得不通者可用蜜導虛甚者與四逆湯陰得陽則解矣愚以救逆當臨時審其所急不可預有成見

且有在胃在腸亦須分別內經云胃病則腸虛腸滿則胃虛陽明病若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滿也胃中心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譖語潮食者腸滿也腸滿則胃虛但大硬爾俱宜大承氣湯下之述此以能食不能食以驗譖語有燥屎便硬之不同而又胃無燥屎故以明腸胃更虛更滿之義也胃主納穀胃滿則不能容穀故不能食腸主變化腸滿則難於變化故但硬然腸雖滿而胃則虛故又能食

間有熱入血室而譖語者以衝任二陽明病熱逼於下血血者神也。脫神此為熱入血室何以為血室男廟為血室皆起於胸中與陽明合故經必下血而即譖語者昏也。女皆有之在男焰唇口而為鬚鬚在女月事以時下是也。但頭汗出而別處者血下奪則無汗熱上擾則刺肝期門隨其實而渴之俾熱從血室而外不出於皮膚濶然汗出則愈此言下血譖語也。

間有因風致燥而譖語者奈何夫汗出不見其汗多亡液以致胃燥譖語固也今汗出多而亦譖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謂風木之邪干於中土風須議下之然亦過經俾有餘不盡之風邪乃可下之下之若早風性渙動善行數變內傷神氣其語言必亂以風和盡入於裏故也。蓋風燥症候遇經宜下統其法曰宜大承氣湯此言風木之邪燥其津液而為譖語也。

攻裏太早致裏實而譖語者言之詳矣而攻表失法致裏實而譖語者亦可並舉而相參。則其法也。下之則愈統其宜大承氣湯方曰宜大承氣湯此言風木之邪燥其津液而為譖語也。

此承上節表虛裏實而補出尋常裏實之因以備互證也。

譖語亦有三陽合病者太陽陽明少陽合病為病腹滿陽明經熱合於前也身重太陽經熱合於後也難以轉側身之前後左右俱熱氣瀰漫矣。一曰不仁而面垢熱合少陽譖語熱合陽明遺尿熱合太陽之府也。主外三陰主內陽實於外陰虛於內故不可發汗以耗陰氣充塞矣。大抵三陽發汗則譖語陽子於中則陰孤於內故不可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治太陽少陽不如專顧陽明。若自汗出證者從陽明而得太陽少陽之總歸白虎湯主之。苟非自汗出恐表邪抑寒亦不敢鹵莽而輕用也。此言三陽合病而為譖語也。

譖語亦有二陽併病者太陽病氣俱已歸併於陽明無病者太陽陽明二陽併病復言頭痛惡寒之表證則為二陽合病亦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此言二陽併病而為譖語也。

陽明表證少而裏證多下法之外發汗尚宜詳慎而溫計更無論矣然而病兼表裏又另有其法。陽明病其脈浮而涉於裏咽連胃腕胸間竅於口陽明燥口苦手太陰脾主天足太陰脾主腹滿而喘此病陽明發熱出汗不惡寒反惡熱已詳本篇之首此病陽明可轉其機為裏寒俱病也。若誤發其汗則傷陽明之表也。太陽證罷但見發潮熱手足蒸蒸汗出大便難而譖語者之裏證也。

陽明表證少而裏證多下法之外發汗尚宜詳慎而溫計更無論矣然而病兼表裏又另有其法。陽明病其脈浮而涉於裏咽連胃腕胸間竅於口陽明燥口苦手太陰脾主天足太陰脾主腹滿而喘此病陽明發熱出汗不惡寒反惡熱已詳本篇之首此病陽明可轉其機為裏寒俱病也。若誤發其汗則傷陽明之表也。太陽證罷但見發潮熱手足蒸蒸汗出大便難而譖語者之裏證也。

陽明表證少而裏證多下法之外發汗尚宜詳慎而溫計更無論矣然而病兼表裏又另有其法。陽明病其脈浮而涉於裏咽連胃腕胸間竅於口陽明燥口苦手太陰脾主天足太陰脾主腹滿而喘此病陽明發熱出汗不惡寒反惡熱已詳本篇之首此病陽明可轉其機為裏寒俱病也。若誤發其汗則傷陽明之表也。太陽證罷但見發潮熱手足蒸蒸汗出大便難而譖語者之裏證也。

然桔子敗湯止為熱邪乘心之病。若更加清陽明經氣之燥熱，則不能兼清陽明經氣之燥熱。子敗湯而進一步言也。

白虎加人參湯止為熱邪乘心之病。若更加陽明經氣之燥熱，則不能兼清陽明經氣之燥熱。若更加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為陽明經氣之燥熱也。又宜以清熱滋陰為本方。不猪苓湯主之。此承白虎加人參湯又進一步言也。

### 猪苓湯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碎

澤鴟各一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

升去滓納下何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猪苓湯助脾氣之轉輸肺氣之通調利小便甚為得法矣。若陽明病汗出過多而渴者，為津液外越以致中乾作渴非不辨故先言下焦之虛寒失虛則脈浮而脈遲。今陽明戊土不能下合，少表熱少陰癸水而獨主乎外則裏寒不合作下焦生陽，則利清穀而止者，以四逆湯主之。〔述〕此節言陽明下焦虛寒也。本章凡三節以上中下三焦論陽

聯絡以見傷寒不可執定一法用藥當如轉環也。

且陽明中有寒冷燥熱之分，不可謂者，彼為大虛此為土虛其土虛亦本之虛冷。若胃中虛冷，則脉浮而寒，則失其消穀之用，每由食少而至於不能食者，若復飲水則得而為喫。此論陽明中焦虛冷之病也。

再言中焦之生陽不答者，彼為大虛此為土虛其土虛亦本之虛冷。若胃中虛冷，則脉浮而寒，則失其消穀之用，每由食少而至於不能食者，若復飲水則得而為喫。此論陽明中焦虛冷也。

陽明主閨，若終閨而無開機，則死矣。所以言之不厭。陽明病解而還下之，其外有熱，而手足溫，於不結胸，胃絡上通於心，心悶悶，下後胃，不能食，陽明之津液主灌潤於上下，今陽明氣虛，但頭汗出，而餘處汗者，宜交通其經脈，步雲接榆政湯。此言陽明上焦經脈，能開陽明之闔門，記之。此言陽明之氣不得交通上下而為栀子豉湯證也。〔述〕合下五節論陽明

主闔貴得樞轉以出若闔於心胸腹胃之間無開轉之機則死矣

其或闔於胸陽明病發潮熱便應利矣今大便溏而小便自可知其氣不涉於大小二便胸脇滿而不能去者宜從樞轉而達之於外以小柴胡湯主之此言陽明之氣闔於胸脅之間宜樞轉而出也然而小柴胡之用不止此也夫陽明之氣由下而上由陽明病腸下硬滿不得由樞以出也不得由樞以出遂致三內而外出入於心胸游行於腹胃靡不藉少陽之樞今陽明病腸下硬滿焦相混內外不通矣下焦不通津液不下而不大便中焦不治而為嘔上焦不通火為嘔於上其古上有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調和三焦上焦得通胎者白津液得下而便利胃氣因和而嘔止三焦通身濺然而汗出解也此言小柴胡湯不特達陽明之氣於外更能調和上下之氣流利暢氣相旋轉身濺然而汗出解也

通内外之津液也

今從主闔之理藉樞開陽明中風少脈弦脈浮脈陽明大陽明兼見三脈宜可以相藉而開而氣短夫不能樞開而之所以然者而深論之陽明中風少脈弦脈浮脈大陽明兼見三脈宜可以相藉而開而氣短夫不能樞開而腹都滿闔於腸下及心作痛手久按其心腹之病處氣不通以久按之則闔而復闔也陽明之脈起於鼻竇乾不得汗陽明隨衛氣嗜卧土內鬱而行於陰故色外呈故一身及面目悉黃脾不能為胃其津液故小便難陽明之氣旺於申酉邪熱隨旺時而發故有潮熱陽明氣逆時時喉三陽之脉循繞耳之耳前後腫隨其實而刺之雖刺之少差然樞前後亦盛於經故刺之外轉而不解病過十日又當三陰脈續浮者知其不步於陰仍步於陽其脈但浮別無餘證者是病機欲從太陽與麻黃湯以助其開若不尿腹滿加少陽之樞而出也故與小柴胡湯要若是病機欲從太陽與麻黃湯其開若不尿腹滿加嘔者是不從太陽之經也大不尿則甚於十日前之腹部滿時時嘔矣樞轉不出逆於三陰謂非不治之證述此節言陽明主矣腹滿加嘔則甚於十日前之腹部滿時時嘔矣樞轉不出逆於三陰謂非不治之證

闔必藉少陽之樞太陽之開若闔而不能開轉則一息不運鍼窮矣故經曰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機總要其旋轉津液內竭者不宜內攻而宜外取也蓋以外無潮熱內無譖語與可攻之證不同須待也經者不得相失也

以上各法無非使氣機之旋轉也陽明病自汗出發其汗若再發其汗見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津液既竭則至於下法之窮又有專法以濟之大便硬不待言矣然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述此言陽明氣大便

機總要其旋轉津液內竭者不宜內攻而宜外取也蓋以外無潮熱內無譖語與可攻之證不同須待也

蜜煎導方

蜜七合一味納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

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湯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陽明可汗之症亦有在肌在表之分茲先言其陽明病虛則脈遲邪干肌腠則肌腠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此節合下節言陽明病在肌表而可以汗解也蓋陽明以肌腠為表在太陽則謂之解肌在陽明則謂之發汗也

陽明病邪在表則脉浮邪在表則表氣拒而肺氣不利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述此陽明之表證表脈也二證俱是太陽而屬之陽明者不頭痛項強故也要知二方全為表邪而設不為太陽而設見麻黃證即用麻黃湯見桂枝證即用桂枝湯不必問其為太陽陽明也若惡寒已罷則二方所必禁矣

教有鬱於氣分者陽明居中土而色黃陽明病若發熱汗出此為熱汗越不能發黃也若熱氣上行而小便不利不能上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土鬱現身必發黃以茵陳蒿湯主之述此言熱鬱氣分而為茵陳蒿湯證也合下節言陽明為燥熱之經總統氣血故可病於氣而亦可病於血也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 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去皮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

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熱有鬱於血分者內經云上氣不足陽明證其人善忘者乃血鬱氣不行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之血停積於下氣有餘久之不以時上則善忘今氣不足陽明主血瘀久停於下而不得上則心氣虛故令善忘陽明主屎雖硬血以主大便反易血久則黑大相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述此言熱鬱血分而為抵當湯證也師辨太陽蓄血證必驗其小便利辨陽明蓄血證必驗其大便易亦各從其府而言之

大承氣湯陽明之攻藥然陽明病既下之而熱邪乘心中懊憹而煩躁似虛煩之桔子胃中有燥屎者為邪不陷於胃胃可攻胃虛不可攻陽明病既下之而熱邪乘心中懊憹而煩躁似虛煩之桔子胃中有燥屎者為邪不陷於胃

如使用施子政不可不攻若腹只微滿為中土初頭硬後必溏胃無湯無濟於事不可以攻若腹內虛不可攻之是則可攻不可攻全若有燥屎者

### 宜大承氣湯

述此章凡六節五節俱論大承氣湯可以攻胃實不可以攻胃虛末節又提虛寒一條以結之弟

賓有按少腹按之軟而不拒按者無燥屎也小腹硬而拒按者有燥屎也此辨證之捷訣

可以知胃中有燥屎也然辨之有法陽明病下之後病人不大便五六日邪入下膀胱及腸中環繞於臍作痛煩極而躁隨所至日晡所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

使不大便也此承上文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而言也

然胃實之證必以脈實為憑否則又須分別病人盛而煩熱得陰若汗出則解若不

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然又有表裏之分

脈實者為病宜下之若脈浮虛者為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蓋以脈為憑不必以日晡

在裏宜下之若脉虛者在表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蓋以脈為憑不必以日晡

此言憑脈之虛實以辨表裏以施汗下不可概與承氣也

形實固宜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仍不解腹仍滿痛者此有未盡燥屎也所以然者以胃為水穀之海能本有宿

食未盡故也宜大承氣湯以推陳致新是知大承氣湯不

獨能下胃熱而亦能下宿食也

述此承上文下之而言也此證著限在六七日以六七

日不大便則六七日所食之物又為宿食所以用得大承氣

下後有燥屎既詳其驗法矣而未

病人小便不利若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下而

愈矣今邪熱耗灼清道涸竭

大便不得其灌激則

乍難結者自

然流而下而喘冒得和而不能卧者皆

為有燥屎徵也宜大承氣湯

此又識燥屎之變

法醫人不可以不知也

雖然陽明實熱之證固多而虛食穀欲嘔者屬陽明胃氣以吳茱萸湯主之若得此湯而反劇者人必疑此湯之

寒者亦復不少胃主容穀今虛寒也

與太陰相表裏其食穀欲嘔者是陽明虛甚中見太陰為中焦之胃氣虛寒也服吳茱萸湯之後反劇者是太陰虛

回中見陽明為上焦之胃口轉熱也此為從陰出陽寒去熱生之吉兆可以折其疑曰太陰濕土喜得陽明之燥氣

其病屬上焦愈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機屬上焦而向也疾不瘳其斯之謂歟

述上五節論陽明實熱之證此節又提虛寒一條以結上文五節之意

###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酒洗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前言太陽陽明之義

重申其轉屬之義

太陽病寸緩氣虛關浮為中尺弱為陰

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皆為桂枝證不嘔知其裏氣之未解又於裏氣既解

太陽病下但心下痞非本有者此以醫下之本也如其不誤下者和熱入裏則罷太陽之致也。此太陽轉屬陽明也。其小便數者津液不足水為津液之不足而爲病滿苦也。若津液渴飲入者仍從太陽而出也此微不能養液但以陽明病與轉屬陽明者或異或同可分可合亦視治者之活法耳。

述此章凡七節皆論太陽陽明也。首節統論轉屬之意次節甚言津液之不可亡三節四節申言七津液遂成胃熱脾弱之證五節言發汗後轉屬陽明六節言吐後轉屬陽明七節總言發汗吐下皆能轉屬陽明皆所以七津液也。

津液根於身脈寸緩陽微而汗出少者陰陽同等為自和也汗出多者反獨盛故陽為太過此皆自出陽脈而不微實因發其汗而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亢與陰陽絕而不相和於裏何也發汗亡其津液而大便因硬也。上節七津液是本旨而五苓散特為轉屬證之變治非亡津液之主方此節復足上文七津液之意而治法自在言外汪苓友云即用下麻仁丸愚以為麻仁丸未盡其量。

陽絕於裏其脈奈何蓋胃土為陽土貴得陰氣以和之若病人脈浮而芤浮為尤陽芤為孤陰浮芤相搏則胃之氣生熱熱則津液愈竭其陽亢則相絕裏者如此。此又承上文而申言陽絕之脈愚按浮為陽之陽言陽邪也其陽之陽言人身之陽氣也陰虛不能以和陽訖之於手之氣口則芤訖之於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之陽氣強澀則脾之津液不能返足之趺陽則澀跌陽者胃脈也胃為陽脾為陰今大脚土為胃行其津液泄而小便數浮澀相搏其入胃中而大便則難液者也津液鮮少則其脾奈何為窮約麻仁丸主之為胃之陽即扶脾之陰也此從上文陽絕之脈而補出陰虛之脈出其方治也。

###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斤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別作肺

右六味為末

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服十九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有汗後而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熱從內出蒸蒸發熱者乃熱邪內陷與陽明水屬於胃也必也釜底抽薪調胃承轉屬者如斷金之氣合併而為熱而熱自愈以

氣湯主之。述此言熱邪由汗後而入於胃府也。陽明者無形之氣化也。胃者有形之胃府也。  
有吐後而轉屬者夫有形之邪傷寒吐後則上腹之腹仍脹滿者乃中下之實與調胃承氣湯此言吐後而熱邪  
在於胃之上脘而越之今傷寒吐後邪已去而未解也宜與調胃承氣湯此言吐後而未解也

總而言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則津液亡矣津液亡於微煩又走其效而致硬者與小承氣湯和  
之大凡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外則燥熱甚於內故微煩又走其效而致硬者與小承氣湯和  
之愈此論發汗吐下後皆可以轉屬於陽明也。

非闇轉屬其病為得病二日算起至三日始滿二日值陽明主氣之期陽明自得之病不無太陽柴胡證胃氣上乘  
陽明自得之病而不能自拔故脈弱自得之病不無太陽柴胡證胃氣上乘則不能自拔故闇轉屬故無太陽柴胡證於心則  
煩不安則躁躍胃居於心下硬胃氣未虛則至四五日雖能食亦不可過以爲能以小承氣湯不及  
和之令躁小安至六日仍不大便仍與小承氣湯加一升使得大便而止甚矣小承氣湯之不可多用也如此若下硬其不大便於六七日似可以無  
疑矣而其小便少證者津液尚還雖不能食與譯語潮熱有婦初頭硬後心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待小便利  
屎定成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甚矣大承氣湯之不可驟用也如此述此章凡五節論陽明自病非闇轉屬首節反覆辨論以  
示不可輕攻之意後四節又於陽明中從內經悍氣之旨悟出悍熱之氣為病最急又不可泥於不可輕攻之說

### 徐徐緩下以成莫救之患也

然亦不可拘於不輕下之說以誤事也陽明有悍熱之氣為害最速不可不知靈樞動輸篇云胃氣上注於肺其悍  
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頭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併下人迎此悍氣別走於陽明故陰陽  
上下其傷寒六七日為一經已週遍其悍熱之氣目中不了了晴不和其悍熱之氣別走陽明上循無表裏證惟其無  
動若一傷寒六七日上走空竅而循目系故氣目中不了了晴不和空竅不在表而亦不在裏故無表裏證惟其無  
大便不硬而難惟其無表裏證故身而止微熱者此病而微熱者此悍氣之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急下之以救其陰述此言陽

明悍熱為病是當急下又不可拘於小便利而後下之也不了了者病人之目視物不明了也晴不和者醫者視  
病人之睛光或昏暗或散亂也按此證初看似不甚重至八九日必死若遇讀薛立齋張景岳書及老秀才多  
閱八家書慣走富貴陽者從中作主其死定矣余所以不肯為無益之談止令拂衣而去矣

又有宣陽明病審發熱係悍氣之急下者陽明病其發熱為熱其汗多者為熱勢炎炎而津液盡出亢陽無陰緩則無及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言悍熱之氣內出迫  
津液外亡者之宜急下也魄于子云止發熱汗出無燥渴硬實之證而亦急下者病在悍氣愈明矣

陽氣或也陽盛則陰虛復發汗流其病不解留於腹其與陽明之本氣不同必宜大承氣湯濟之也

述此言

悍熱之氣不上走於空竅而下循於臍腹者亦宜急下也

以上為陽明三急下證

三急下之外又有不可以始緩者醫者不可以言急而腹雖不痛滿不減偶減一息不足言雖不甚當下之以其病在陽明無形之悍氣亦不可以始緩者

醫者不可以言急而腹雖不痛滿不減偶減一息不足以與陽明之本氣不同必

宜

大承氣湯濟之也

述承上文而言腹滿痛者固宜急下若不痛而滿云云雖不甚急而病在悍氣非下不足以濟之也

問曰三急下證本經並不說出悍氣茲何以知其為悍氣也答曰陽明有胃氣有燥氣有悍氣悍氣者別走陽明而下循於臍腹素問瘧論云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入於脈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於首脢散於胸腹目中了了晴不和者上走空竅也發熱汙多者循皮膚分肉之間也腹滿痛者薰首膜而散胸腹也慄悍之氣傷人甚捷非若陽明燥實之證內歸中土無所復傳可以緩治也故下一急字有急不容待之意焉所謂意不盡言也學者得其意而通之則緩急攸分輕重立見庶不臨時舛錯也

按仲師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可知傷寒論全書皆素問九卷之菁華也錢塘張氏註中補出悍氣二字可謂讀書得間然長沙何以不明提此二字乎不知傷寒論字字皆經却無一字引經撰用之所以入神也

合病既審脉而知其順與否亦審脉而知其可下與否

陽明為金少陽為木

二陽

合病

則土受

金被火剋故必下利

若陽明勝大與病

其脈不負者

機為順

也若只見少陽之脈強而不負陽者

於正

氣為失也亦能乘其不勝而侮木大此勝彼屈

互相制

賊兩敗名為負

也蓋陽明負於少陽則下利少脈滑而數者乃有宿食也甲木鬱於土中不得暢達當下之而助初生之甲木宣

也陽負於陽明則有宿食若

甲木鬱於土中不得暢達

當下之以平土中之敦阜宣

也

太承氣湯

此言陽明少陽合病審其應下者下之中寓土鬱集之木鬱達之二義

述經云食入於胃散精於

肝又土得木而疏陽明土勝少陽木屈則為頑土故木不可太勝土亦不可太旺平則治偏則病也

病有不在陽明之經肺而在陽明之絡者不可病人外無頭痛惡寒之表語硬滿之裏證發熱七八日值陽明主氣之不知然而絡病下後又有瘀血與便膿血之不同病人外無頭痛惡寒之表語硬滿之裏證發熱七八日值陽明主氣之陰液雖脈浮數者宜汗而不宜下然發熱而不惡寒汗可斟下之以除絡中之熱然謂之可者猶經日午時之不可欲為發熱證籌一去路亦酌下詳慎若差之毫釐則為大不可也假令已下其脈浮已數不解是絡熱不因下而除合於胃熱胃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再值陽明主不大便者熱得燥氣而橫血解而反乘下後虛而為熱之方殊不直斷之曰主之而僅商之曰宜者蓋欲若脈浮數不解而且下瘀血也宜抵當湯夫抵當湯為攻瘀之方殊不直斷之曰主之而僅商之曰宜者蓋欲若脈浮數不解而且下

利不止麻反為熱而為必又陷陽胃熱而便膿血也此證溫劑有桃花湯寒劑有白頭湯等而易知不必特立方治也此論邪干陽明之絡處方宜詳慎而靈活也

陽明之裏即是太陰合其傷寒法應發汗所以使發汗已而身與目俱為黃所以然者暴感之寒邪鬱於表者已解而以本有寒濕治法何如傷寒七八日又當再經之期濕熱現於外故身黃如橘子色於裏故小便不利其腹微滿者因小便不利以茵陳蒿湯主之此言濕熱鬱於內外也

傷寒漏熱已發於外而身黃發熱者以梔子柏皮湯主之此言濕熱之發於外也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一十五個  
甘草一兩  
黃柏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傷寒解而瘀熱在裏與太陰之濕氣混合之身必發黃以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此言濕熱之瘀於內也

述太陽之發黃乃太陽之標熱下合太陰之濕熱陽明之發黃亦陽明之燥熱內合太陰之濕化若止病本氣而不合太陰俱不發黃故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也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  
去節

赤小豆一升  
連翹二兩

杏仁四十個  
去皮尖

大棗十二枚  
擘劈

生梓白皮一升

生薑二兩  
甘草二兩  
尖

右八味以潦水一升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

盡按無梓皮以茵陳代之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篇

少陽者少陽之為病奈何內經云少陽之上相火口苦咽乾又云少陽為甲木風自眩也少陽嘔化之比節為少陽也少陽之為病主之告於太乙人勝則乾爻之吉屬少陽也少陽嘔化之比節為少